

名人谈名家丛书



文苑漫拾

姜德明

宁夏人民出版社

名人谈名家丛书

文苑漫拾

姜德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苑漫拾/姜德明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9. 1
(名人谈名家丛书/徐城北, 吴宣文主编)

ISBN7-227-01880-6

I. 文…

Ⅱ. 姜…

Ⅲ.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456 号

文苑漫拾

姜德明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70 千 插页 1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227-01880-6/I·535

定 价: 13.00 元

目 录

鲁迅与沈兼士	1
鲁迅与宫白羽	11
鲁迅与马珏	15
叶圣陶演戏	19
丰子恺和缘缘堂	23
访花记	29
走近巴金	35
攻关不克	40
孙犁印象	46
爱书的新波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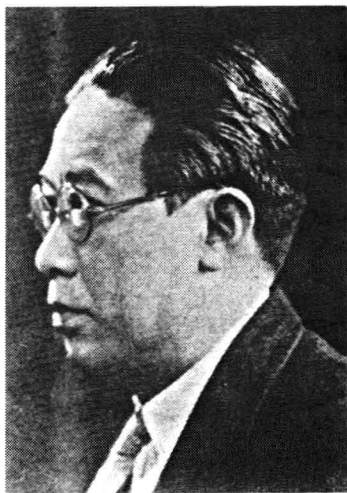
致辛笛	55
老将黎丁	59
因茅公逝世而想起的	65
诗人陈梦家	70
艾青书简	80
遥望西湖	83
悔不当初	98
别矣，川岛先生	105
京华一叟	110
悼汪杂忆	118
刘师仪女士	123

忆黄蒙田	126
封面的故事	131
永远的诗人	135
听车楼记	139
临湖轩记盛	144
寻找樱花	149
梦里岚山	154
七月的香港	159
香港旧书店	164
贩书者日记	169

老舍与“商务”	172
半农的未竟计划	176
写在《边城》的书边上	179
黄药眠的长诗	185
拖轮上的日记	189
曹禺的《艳阳天》	194
《尚仲衣教授》	200
赵清阁的散文	204
《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	209
悼玉三书	212
许敦谷与《小说月报》	216
《这是一个漫画时代》	219

《诗与斗争》	223
陈师曾与姚茫父	226
《西山集》和《凝碧余音》	230
《莫里哀戏剧集》	234
萧乾与《英国版画集》	238
林林与海涅	242
吉辛与书	245
卓别林的悲剧	251
叶赛宁之死	256
编后记	263

鲁迅与沈兼士



沈兼士先生

沈兼士(1885—1947),久矣不见人提到他的名字了。他倒是一位与鲁迅先生有不少交往的学人。

知道沈兼士的人,过去称他是小学家,专门研究文字学的名教授,却绝口不提“五四”前后他为新诗做出的努力。我想,如果说乃兄沈尹默对我国早期的新诗运动有贡献,那么同时也应该记住沈兼士的名字。这是写中国新诗史者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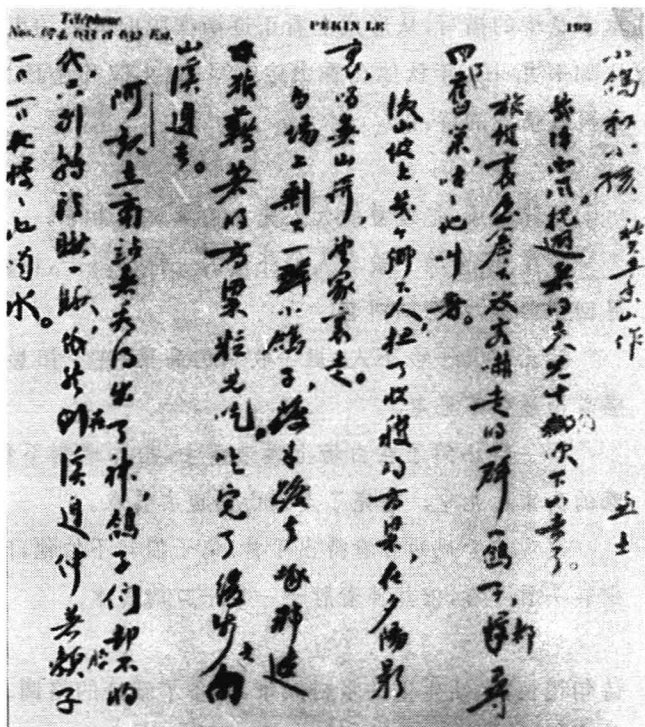
容辞的责任。说到这里，我们还得感谢刘半农，若不是他为了纪念新诗诞生十五周年，一九三三年在北平琉璃厂星云堂印了一本古色古香的《初期白话诗稿》，我们现在就很难集中地欣赏到沈兼士的新诗了。

在这本宣纸影印的早期诗人们的手迹里，收有沈兼士的诗六首，是我见到的早期新诗选集中收录沈的作品最多的一种。这些诗的题目是：《山中西风大作》、《见闻》、《早秋》、《真》、《逖先入山相访》、《泉》。写作时间是“五四”前后他在西山养病的时候，而且大部分是在“五四”以前写的。那正是我国新诗诞生的酝酿期。那时的新诗尝试家们一时还难以摆脱旧诗的束缚，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和诗人们在讨论新诗形式时有放足和天足之说，大体是说新诗过于拘泥旧形式，半文半白，不敢迈开大步走路。请看沈兼士的《山中西风大作》：

五更山雨振林木，晨起凉意先上足。
野猫亲人去又来，殊蝉咽风断难续。
赤膊小孩抱果筐，晌午桥头行彳亍。
为言今日天气凉，满筐果子卖不出。
卖不出(去)不打紧，肚里挨饿可难忍。

应该说这诗还是有点意境的，如果把这首诗看作是加杂了白话的旧体诗亦未尝不可。说明它还没有完全从旧诗中挣脱出来。另外几首诗也大体如是，可喜的是这些诗基本上都还是写实的。沈兼士在致沈尹默的信中说：“弟西山杂诗，全是写

实，非身历其境者恐未必能知其佳处。兄是诗家，看其机杼尚自然否？”



沈兼士《小鸽和小孩》的手稿

沈尹默写新诗是在一九一七年左右，沈兼士从事新诗创作时间亦相去不远。从《新青年》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一九一九年写的新诗：《有趣和怕》、《春意》、《寄生虫》、《一个睡着过渡的人》、《小鸽和小孩》等。“五四”一来，新诗战场十分热闹，沈兼士的一些诗，后来曾被朱自清、卢冀野和“北社”编入早期

的几本新诗选集中，但仅仅各收一首而已。依我看，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诗要比《初期白话诗稿》里的诗清新明快多了，也更注重于意境的描写，从形式上看正逐渐摆脱旧诗的约束。

比如一九一九年秋他在香山旅馆写的《小鸽和小孩》，堪称一首极有情趣的诗：

几阵秋风，把避暑的大人先生们都吹下山了。

旅馆里，屋檐下被客人们吓走的一群小鸽子，慢慢的寻回了旧巢，咕咕的叫着。

后山坡几个乡下人，担了收获的高粱，在夕阳影里，唱着山歌往家里走。

那一群小鸽子在白场上踱来踱去，拾那遗剩下狼藉着的高粱粒儿吃。吃完了走到山溪边去喝水。

阿观在旁边站着看得出了神。鸽子们却不怕他，时时别转头看一看，依然伸着脖子一口一口的喝水。

诗句稍长，是活生生的乡村风景，具备了新诗的格调。

诗中的小孩“阿观”，在沈兼士写的另外几首诗中也出现过，是作者的儿子沈观。当年鲁迅先生也很喜欢这个少年。例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鲁迅从上海寄给北平老友台静农等人自译的《竖琴》时，其中也有一本指名送给沈观。此后，当《萧伯纳在上海》、《南腔北调集》、《解放了的堂·吉珂德》等书出版以后，也都留心寄给沈观一册。鲁迅先生喜欢结交“小朋友”，他不断寄书给沈观，还有马幼渔的女儿马珏，说明他对朋

友的子弟既关注，也是平等相待的。

沈兼士后来弃诗而专攻小学，偶尔写诗亦已改写旧体，好像“五四”一过，新诗的阵地已经巩固，新人蜂起，尝试家就自动引退了。

一九三四年春，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人间世》，首先发表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沈兼士在四月里亦有自嘲相和，诗如下：

错被人呼小学家，莫教俗字写袈裟。
有山姓氏讹成魏，无虫人称本是蛇。
端透而今变知澈，鱼模自古属歌麻。
眼前一例君须记，茶苦由来即苦茶。

去年偶得写在“北京大学编译会用纸”上的沈的墨迹，那是他自作的几首诗词，时当他尝试写白话诗的同时。今录如下：

香山除夜（虞美人）

儿时除夜贪迎岁，欢笑何曾睡。中年除夜感飘蓬，风雪征程南北复西东。余自十九岁东游日本，家居度岁之年绝少。归国后由杭入京，由京赴陕，均于行旅中过除夕。而今病卧西山脚下，两度逢除夜。粥余药罢百无宜，静对寒梅数点且忘机。

香山冬日（十六字令）

寒。木落山空白日闲。无人处，雀粪点朱阑。

见心斋看雪

千瓮拥琼楼，万松张玉盖。
乘兴一行吟，不劳索笠戴。

这几首诗是否在什么地方发表过就不得而知了。

抗日战争后期，沈兼士从北平辅仁大学出走大后方。一九五七年七月号的上海《文艺月报》出版了一个诗歌专号，其中旧体诗词部分发表了沈兼士写于一九四四年的两首诗，题为《甲申客渝和友人招赴汪山看梅之作》：

裙屐风流花照檐，客中高会想精严。
影疏香暗堪滋味，不啻莼羹著豉盐。
羁怀都不关山水，孤负名园数点花。
烧罢药炉了无事，纸窗斜日听昏鸦。

沈兼士的故乡是浙江湖州，当年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亦曾跟随章太炎先生学过文字音韵学，不是与鲁迅他们在一起听课。一九一二年他到了北京，从一九一三年起到一九三四年止，他与鲁迅先生不断有书信往来，可惜的是这些信件未能保存。一九一七年四月，他在北京大学国史编撰处任职，后来改任国文系教授。这时他与胞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北大任教，故有“北大三沈”之说。鲁迅先生同三沈均有联系，这从《鲁迅日记》上可以找到根据。

在一九二五年的女师大风潮中，沈兼士同鲁迅、许寿裳等人站在一起，签名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一九二六年他先鲁迅去了厦门，在厦大国文系任教。同年八月鲁迅先生也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到了厦门。从《鲁迅日记》上看，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鲁迅初到厦门，暂住中和旅馆，来旅馆把鲁迅接往厦大的就有沈兼士。当年在北京的老同事如今在厦门大学又成了同事。沈兼士深知鲁迅先生爱好碑刻，九月九日的《鲁迅日记》里便有记载：“夜馭士赠景印《教宗禁约》一分。”此后又赠先生唐人墓志打本，等等。当然彼此也少不了在南普陀寺共饮小聚，这在《鲁迅日记》里亦有记载。只是当鲁迅先生到达月余，沈兼士就脱离了厦门大学，所以十月十八日的《鲁迅日记》里记载：“晚同人六人共饯兼士于南普陀寺。”沈兼士北返后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一九二九年后进辅仁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延续十余年之久。一九三四年八月范文澜同志被捕，他同许寿裳、马裕藻等人联名上书蔡元培，设法营救范出狱。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从上海北返探亲，重见了当年的老友，曾不无感慨地写信给许广平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猻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这表现了鲁迅对老朋友的信任，说明沈兼士不曾与那些人同流合污。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先生最后一次北返探亲，并作了有名的北平五讲，旧友重又相见。二十二日鲁迅在辅仁大学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作为辅仁大学文学院长的沈兼士一直陪

奉在侧。讲演完毕，“时已晚，兼士即邀赴东兴楼夜饭，同席十一人，临别并赠《清代文字狱档》六本。”（《鲁迅日记》）《清代文字狱档》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编印的，陆续发行，一共印了九本。鲁迅先生不轻易对旧书说好话，独推崇这部书是难得的。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横和昏庸，是写中国文网史的极好材料。鲁迅得到沈兼士的赠书以后是认真翻看了的，他运用书中材料，借题发挥，直接抨击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

这次北行，鲁迅先生一方面战斗，一方面得与老友相聚，颇感欣慰。他在北平写信给许广平说：“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力之邦是看不见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信）此行，鲁迅先生还得到了沈兼士的赠书《考古学论丛》、《辅仁学志》等五册。从赠书的内容来看，他们走的已非一条路。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鲁迅日记》里记载：“下午得兼士所赠《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测》一本。”鲁迅收到此书的当夜，于披览之余作书给北平友人台静农说：“……昨始得《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测》一本，入夜循览，翫然发蒙，然文字之学，早已一切还给章先生，略无私蓄，所以甚服此书之浩瀚，而竟不能赞一辞，见兼士兄时，乞达谢意为托。”鲁迅并未责怪沈兼士的只钻学术，但也没有加以推崇。

鲁迅先生逝世后，沈兼士似乎不曾写过纪念文章，但是他却担任了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沈兼士滞留北京，仍在辅仁大学执

教。一九四一年他以华北文教协会的名义辑印了一本《辛巳文录初集》，这是一本学术论文的辑集，收有各家的文章，沈的文章是《汉字义读法之一例》。这本书印数极少，笔者未见。同年他又印了一本《辛巳文录续集》，收有沈的《声训论》一篇。但是，续集不曾发行便被日军查抄没收了。（参见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沈兼士致胡适信。载于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对于这样一种纯学术性的论文结集，日本占领者何以要采取这么激烈的措施，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据说日本当局这时已经了解到沈兼士参加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把他看成了抗日分子。也就是《辛巳文录》被查抄以后，日本当局在北京对一些教授进行了一次大逮捕，沈兼士不得不秘密地离开了北京，最后到达了重庆。临行以前，刚好完成了他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主编的《广韵声学》。这是一种部头很大的汉字形声学研究的完整资料。一九六〇年九月，文字改革出版社曾经根据一九四五年辅仁大学的印本重新印行了一次。

抗战胜利以后，沈兼士由重庆回到了北平。这一次他不单是学人的身份了，还担任了国民党教育部的平津区教育善后复员特派员，主持过对沦陷区教育界人员的“甄审”工作，受到进步师生员工们的激烈反对，最后是不了了之。这时的沈兼士不管他主观如何，事实上已经站在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周作人在他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里说，后来沈兼士“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可能即指此事。说沈是“特务”过分了。沈兼士究竟怎样从一个小学家走到政界去，由于我所见到的资料不多，不敢下断语。鲁迅先生当年称赞过的这位老朋友在时局